

一的力量

The Power of One

人生如旅，每個轉角所遇見的一件事、一個人，延伸出一個想法、一股意志、一份計畫、一種決心皆對人生產生不同影響，儘管可能是晴空萬里風、也或許是雷電交加，自尊與勇氣卻是面對人生必備的條件。不管順境或逆境，心中燃燒著的那股獨立的火焰，只要沒有熄滅，只要還在身體裡，我們就不會被擊倒。本書作者布莱思·寇特內藉由細緻樸實的筆鋒，透過一位五歲「小」主角的成長歷程傳達人生的「大」道理，值得推薦給每一位人生的旅者。

—— 陳正憲 陳正憲老師 五福國中輔導主任·數學科

魏秀燕 魏秀燕老師 大安國中輔導主任

吳榛庭 吳榛庭老師 中正國中輔導主任·生物科

鄭素梅 鄭素梅老師 明道高中圖書館主任

簡仁彥 簡仁彥老師 師大附中圖書館主任·化學科

李建嶠 李建嶠老師 彰化女中圖書館主任·生活科技、電腦科

涂進萬 涂進萬老師 暨大附中圖書館主任·英文科

一致推薦

繆思小說 1

THE POWER OF
one
一的力量

布萊思·寇特內 著
Bryce Courtenay

李維拉 譯



The Power of One
copyrights © 1989 by Bryce Courtenay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08 by Mus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繆思小說 1

一的力量

作 者 布萊思·寇特內 (Bryce Courtenay)
譯 者 李維拉
責任編輯 徐慶雯
文字校對 管中琪、李維拉、徐慶雯
封面設計 王志弘
內文排版 李曉青
選書協力 李若蘭
行銷企畫 陳美姣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
出版總監 曾大福
編輯出版 繆思出版有限公司
電子郵件信箱 muses@sinobooks.com.tw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231 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客服專線：0800-221029 傳真：(02) 8667-1065
 郵撥帳號：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 製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8年7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定 價 340元

一的力量 / 布萊思·寇特內 (Bryce Courtenay)
著. 李維拉譯. -- 初版. -- 台北縣新店市:
繆思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08. 07
面: 公分. -- (繆思小說; 1)
譯自: The power of one

ISBN 978-986-6665-08-0 (平裝)

887.157

9700998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謹獻給萊德·潔思敏·葛利爾與愛德娜·莫菲，
我很久以前向你們承諾的書。

目錄

第一章	13
第二章	31
第三章	50
第四章	66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04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42
第九章	160
第十章	179
第十一章	198
第十二章	224
第十三章	247

《一的力量》出版二十週年暨中文版代序
布瑞特·寇特內 9

第二十四章	503
第二十三章	472
第二十二章	448
第二十一章	426
第二十章	407
第十九章	390
第十八章	360
第十七章	333
第十六章	319
第十五章	295
第十四章	272

耐心就是力量，滴水能夠穿石

《一的力量》出版二十週年暨中文版代序

《一的力量》中文版於二〇〇八年出版，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個好兆頭，因為今年恰好是《一的力量》誕生滿二十周歲。距今二十年前，五十五歲的布萊思·寇特內終於完成了他一直以來都明白「非寫不可」的故事。

一年多後，作者在《一的力量》澳洲正式新書發表會上證實了這份心情：

「這本書在我腦海裡等候良久，但現實生活總是不如我願。終於，時機到了，一刻也不能延遲……該下筆了……」

至今已過了十九個年頭，《一的力量》已譯成十五種語言，在全球售出超過四百萬冊，也由好萊塢改編成同名電影。本書於一九八九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如今更成了美國各州學校的指定讀物。《一的力量》也創下澳洲現存作家作品的銷售紀錄，光在澳洲就賣出逾兩百萬冊。

十九年來，《一的力量》一直是布萊思·寇特內最為人知也最暢銷的代表作。附帶一提，作者即將於二〇〇八年底出版第二十一部小說。

然而，這輝煌的十九年來，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十九年前作者於發表會上所說的話，因為我在發表會的前一年就聽過了。

我是布萊思與貝妮妲·寇特內夫婦的長子，下有兩個弟弟。一九八八年時，《一的力量》還是一疊厚

這兩呎高的A4打字稿，也是世上僅有的一份紙本，還未校對過，更還沒找到出版商。父親終於完稿的當晚，我們舉辦家庭晚宴慶祝。可以說，那時《一的力量》才剛出爐沒多久，還熱騰騰的。

父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寫作本書，在此期間他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這樣的日子終於告一段落。

在晚宴上那段話深深觸動了我，霎時我回想起許多年前與父親的一段談話；那是一段不復記憶的片刻，一件相當特別的往事，而我今後不會再忘記。

我憶起那天的談話。不過最重要的是，我記起對話中一些飛逝的片刻，父親說話的方式與心境如此特殊，別於以往，是我從未感受過的。

當時我見到父親不同的一面，那部分也造就他、推動他成為今日的布萊思·寇特內。

在那之前，我對此毫無所知，也相信沒有別人會了解，不過那只是當兒子的虛榮心，只有父親知道實情是不是如此。但是在那天，不管是憑運氣、刻意安排還是一連串純粹的巧合，我內心恍悟到這個只屬於一個人的故事（雖然在未來的某一天終會公諸於眾）從過去到未來的關鍵點。

那個故事在腦裡耐心等待著，隨著記憶淬鍊成經驗、事件與情感，再形成一個完整人格的一部分。他經歷、創造了這些，也受其形塑。

我很想說，我在那天所目睹的事，不管經過多久都仍歷歷在目；但其實那是段完全無法預料的全新經驗，對當時那個身材突然抽長、牛仔褲變得太短，成天只擔心臉上會不會又冒出青春痘的青少年來說，幾乎難以理解。它來得太快、太不尋常，也不再重現。我那年少心靈很快轉移到更為迫切的事物，例如車子、女孩子，或是擁有其一一的方法。

如今三十五年過去，我的見識增長，想法也比當年成熟許多。不過，最重要的是在我記憶裡的那次晚餐中我所看到的他、從他眼神與話語中感受到的、在那靜止的一刻中萌生出的一切。

在那兒說話的不再是我父親，而是一個小男孩。而後，小男孩離開了。

在那特別的一天、神奇的時刻過後，我再也沒見過那個男孩，二十年來，我知道我不會再見到他。關鍵在於我所做的事。

慶功晚宴的隔幾天，我帶著《一的力量》的完稿到鄉間去，決定要讀完讓我父親投注了大量時間心力（後來還讓他成了「作家」）的「那個故事」。

我心想：「我自會決斷。」不確定作家身分到底是靠份量厚度打造出來，還是靠字裡行間的東西。頂著長子頭銜所賦予的自傲，我要提出自己的意見，自己裁定。

因此，我窩在朋友位於山村的小休閒農場裡，不受干擾，獨自一人開始讀起手稿。我一頁接著一頁讀下去，只停下來吃東西和解決其餘生理需求，直到清晨眼睛累得受不了，才不得不去睡覺。

如此不休不止地讀了三天兩夜，終於到達故事尾聲。

這是我讀過最棒的故事。

我很久以前在父親眼裡看到的那個男孩，那段關於他的故事，結束了。

三天以來，他對我說話，我認識了他。我透過他的所有探險，分享了他的記憶與情感，時時刻刻跟隨著他。

男孩與他的故事公諸於世了。耐心的等候告終，他終獲釋放。

我謹代表家父，衷心期盼您會喜愛《一的力量》，一個「非寫不可」，等待良久後終於問世的故事。

布瑞特·寇特內

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

第一章

事情是這樣的。

在我的人生正式開始之前，我也一樣啼哭吃奶，這一切對我來說就發生在一對大而柔軟的黝黑乳房上。依著非洲傳統，我持續吃了頭兩年半的奶水，之後我的祖魯乳母成了我的保母。她是個充滿歡笑、溫暖又柔和的人，她會將我摟在胸前，用手順著我的金色捲髮。她的手很大，手掌幾乎可以包住我整個腦袋。她唱著能撫平我傷痛的歌，歌詞是關於一個勇敢的年輕戰士去獵獅子；還有一首女人的歌，說她們去河邊的大石上洗衣服，日落時分，狒狒們會從山裡跑出來喝水。

我正式的生活從五歲開始。母親精神崩潰，我被迫離開可愛的黑保母與她又大又白的微笑，進入寄宿學校。

然後便是一段充滿黃色南瓜瓣的日子。南瓜片總是燒焦，邊緣嘗起來苦澀。馬鈴薯泥裡混著透明的塊狀物，帶軟骨的肉浸在灰白色肉汁中，加上胡蘿蔔粒、溫潤虛爛的高麗菜葉、早晨醒來已溼答答的床單，還有一種名為「寂寞」的全新感受。

頭兩年的時間，我是全校年紀最小的孩子，而且我只會說英語——一種彷彿黑死病一樣擴散到神聖大陸的傳染病語言，汙染了阿非利堪人「純潔甜美的水源」。

波爾戰爭²讓大家對英國人懷有強烈的憎惡感，他們叫英國人「紅脖子的」。那股仇恨流進了阿非利堪人的血液，囤積在下一代的內心與想法中。對學校的男孩子而言，我可說是第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讓他們了解自己天生對我這族類所抱持的仇恨。

我說的語言曾經吐出一些句子，那些話殺掉了他們的祖父，並將他們的祖母送進世界上第一個集中營。她們在那裡如蒼蠅一般死於痢疾、瘧疾與黑尿熱。對嚴厲的喀爾文教派，農人來說，父債子還，至第三代方休。於是，我被傳染了。

當時完全沒有人警告我，說我將被視為邪惡的人種，因此事情發生時，就像是一場恐怖的意外。我在幼童宿舍裡暗自抽噎啜泣，突然間來了兩個十一歲的男孩子，把我從充滿可怕樟腦味道的被單裡拉出來，帶到高年級宿舍，在戰爭委員會面前接受審判。

當然，我的審判是場公理正義的鬧劇。但當時我還能指望什麼呢？我在敵軍的腹地被擄獲，而每個人，即便是五歲小孩，都知道那代表死刑。我站在那兒支支吾吾，不了解那個聲音宏亮的十二歲法官說些什麼，也不了解為何當他宣判時，所有人都歡欣鼓舞。但我猜想，情況是糟到不能再糟。

當時我不太知道死亡是什麼。我知道「死」是農莊的屠宰場對小豬、小羊，有時候則是對小母牛所做的事。豬仔的慘叫太淒厲了，我想就算對豬仔來說，那經驗也絕對不怎麼美妙。

我當然還知道一些別的事，我知道死不如生好。而現在，在我能真正領受生之甜美前，死亡就要降臨在我頭上了。被拖出去的時候，我強忍著淚水。

那晚一定是月圓夜，因為藍色的光芒籠罩整個盥洗室。厚實花崗岩砌成的浴室隔間稜角分明，矗立在溼漉漉的水泥地板上。之前我從未來過淋浴室，這地方像極了農莊的屠宰場，甚至聞起來也一樣，充滿了尿與藥皂的味道。於是我猜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我的眼睛哭得有點腫，但仍看得見那些掛有肉鉤子的地方。每一片花崗岩板都有一根從後面牆上伸出來的管子，管子末端有個把手。他們會把我吊在那東西上面，然後我就會死，跟那些豬仔一樣。

他們叫我脫掉睡衣，跪在其中一個淋浴間裡，面向牆壁。我瞪著地板上的洞，所有的血都會從那裡流掉。

我閉上眼睛，嗚咽無聲地祈禱。我不是對神禱告，而是對我的保母。我覺得那是一件更迫切該做的事情。當她無法解決我的問題時，她會說：「我們必須向無上無上之神禱告，他是偉大的巫醫，會知道該怎麼做。」雖然我們從來不會真的召喚大神作法，但那不重要，光是知道你需要他時他便存在，這一點即讓人安心。

但是當時才要藉保母得到指示已經太遲了，要她幫忙傳遞信息也來不及了。我感到水濺到脖子上，以為是溫熱的血液從我顫抖赤裸的身體流下來，經過水泥地板流進排水管。很好笑，我不覺得自己死了，但是你知道，誰會了解死亡感覺起來是怎麼一回事？

那法官與他的戰爭委員會成員們在我身上撒完尿之後便離開了。沒多久，世界變得非常安靜，只有頭上某處傳來答、答、答的滴水聲，以及我吸鼻子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從另一個地方傳來的。

因為我從來沒看過淋浴間，所以不知道要怎麼轉開蓮蓬頭，也不知如何沖洗身體。從前保母總是在廚房爐子前的錫盆裡幫我沐浴，我會站起來讓她在她身上塗滿香皂。在我的小雞雞上抹香皂時，那一對在廚房工作的雙胞胎女僕，迪與達，就在背地裡偷笑。有時候小雞雞會自己站起來，每個人於是咯咯笑得更加開心。因此，我知道小雞雞很特別。至於有多特別，我很快就明白了。

1 阿非利堪人 (Afrikanendom)：指生長在南非、說各種南非語言的歐陸人後代，尤指十七世紀荷蘭移民的後裔，又有「波爾人」之稱。

2 波爾戰爭 (Boer War)：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英國與兩個波爾人共和國之間的戰爭。兩個波爾人共和國為南非共和國 (特蘭斯瓦·Transvaal) 和橘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

3 喀爾文教派 (Calvanist)：十六世紀在歐洲掀起的宗教改革運動，主要由新興的中產階級所支持，針對當時基督教與封建貴族勾結所造成的貪婪腐化。喀爾文教派為當時新興教派中較激進的一支，主張完全革除宗教中的繁文縟節與勤儉刻苦的生活方式，促進日後資本主義的興盛。喀爾文的信徒又稱清教徒。

我試著用睡衣擦乾身體，衣服因為掉在地上，所以溼了好一大塊。然後我穿回睡衣。我沒有費心去扣釦子，因為雙手仍抖得厲害。我在那個又空曠又黑暗的地方遊蕩，直到找到幼童宿舍，爬進毯子裡，結束了正式生活的第一天。

我沒辦法告訴你，正式生活的第二天比第一天要好一點。從我醒來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對勁了。許多小孩子圍在我的床邊，捏著鼻子噴氣，大聲抱怨。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他們能抱怨的事情可多了。我聞起來比卡菲爾⁴ 尿桶還糟，比家裡的豬仔還糟。甚至比這兩樣東西擺在一起還糟。

一個脣上方有一小撮黑毛的大人走進來，所有的小孩一哄而散。那是前一天晚上帶我來寢室的女士。「早安，梅富⁵！」小孩子齊聲大喊，而且都在自己的床邊立正站好。

那身材高大名叫「梅富」的人瞪著我。「來！」她口氣很凶，抓著我的耳朵一扭，把我拖出臭得要命的床鋪，回到屠宰場。她光用一隻手就脫掉我沒扣釦子的睡衣，把我的褲子拉至腳踝。「跨出來。」她大吼。

我絕望地想著，這人甚至比保母還要高壯。如果她也尿在我身上，我一定會淹死。我跨出睡褲，然後她放開我的耳朵，把我推進一個淋浴間。突然間，出現一道嘶嘶聲，然後冰水像針一樣刺進我的身體。

如果你從來不曾淋過浴，或從未出其不意浸入冰水裡，你會很容易相信這就是死亡了。我雙眼緊閉，冰雹般的水柱源源不斷，一千枝冰錐同時鑽進我皮膚。怎麼有人可以一次尿那麼多？

死亡冷如冰霜。地獄應該是充滿火焰與硫磺才對，但是在這裡我卻冷得要死。那感覺很可怕，然而就如同之前種種一樣，事情與我所期待、所相信的都大相逕庭。

「到了寄宿學校，你會跟一大群小朋友一起睡在大房間裡，你再也不必怕黑了。」這一切聽起來多麼令人興奮啊。

猛烈的嘔噓聲與山洪般的冰尿突然停了。我睜開眼，沒看到梅富；反而看到那個法官站在我面前，他

的睡衣袖子捲起，伸過來關掉蓮蓬頭的手臂溼淋淋的。陪審團與一堆跟我同宿舍的小孩站在他身後。

等我臉上與眼睛上的水滴乾淨後，我試著微笑，那法官溼答答的手臂突然伸過來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那間大理石淋浴間。陪審團圍著我，我害怕地站在原地，用手護住蛋蛋，牙齒不由自主打顫，我甚至可以聽見腦袋裡那怪異清脆的切分顫音。法官又抓住我，用一隻大手抓住我兩手腕，拉開我的手，然後指著我的小小雞雞說：「你爲什麼尿在床上，紅脖子的？」

「嘿，瞧，他的小蛇上沒有帽子！」有人大叫。他們都擠過來，很高興發現這個天大的祕密。
「尿床的！尿床的！」有個小孩子大喊，一下子所有的小孩都一起大喊。

「給我聽好，你這個尿尿鬼，」那法官說：「是誰把你那條小蛇上的帽子剪掉啦，尿床的？」

我低頭看著他指的地方，此時打顫的牙齒已經轉成比較安靜的定音鼓了。在我看來，一切都非常正常，雞雞頂端帶著一點亮藍色，幾乎隱沒在周圍完好的皮圈中。我困惑地抬頭看著法官。

法官放開我的臂膀，用雙手拉開他睡褲。他的「小蛇」根本跟怪物一樣大，懸在那兒與我的眼睛平行，看起來像是用連在一起的護套做成，粗粗的皮一直延伸到最下方。底部有一小撮毛髮。我必須說實話，那東西並不怎麼好看。

當然，有更多大麻煩等著我。我是「紅脖子的」，也是「尿床的」；我說的是錯誤的語言；然後現在顯然我的構造也與他們不同。但是我還活著，而在我的書裡，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第一個學期結束前，我將自己受欺負的時間降至一天不到一小時。我幾乎已經把求生的藝術練到滾瓜

4 卡菲爾 (Kaffir)：南非班圖人的一支，泛指非洲黑人，爲帶貶意的辱罵語。

5 梅富 (Mevrou)：南非荷蘭語對女性的尊稱，等同於「女士、太太」(Madam)。